

革命聖人朱執信

鄒亨萃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這是我們在一些訓練機構常見的兩句話，我認為把它拿來作為我們讀史，尤其是讀革命先賢歷史的態度，最為恰當。因為這樣才使讀史的人有所添益，有所收穫。



革命先烈朱執信先生遺照。朱先生民國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為謀恢復廣州重建革命基地在虎門殉難。

朱執信先生殉國成仁已六十周年了，民國九年九月廿一日，朱先生應邀親到廣東虎門要塞對炮台降軍講話，因民軍與降軍發生誤會忽被圍攻，不幸遇難，朱先生逝世時才三十六歲。當時，國父正在上海，手持噩耗電報，十分傷心，悲悼長嘆的說：「執信是革命中的聖人！」從國父這一句話，就可見執信先生對革命貢獻之偉大，革命人格之崇高，革命精神之旺盛與革命行動之

壯烈！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先總統 蔣公在前線公祭 國父時，其祭文有曰：「英士既死，吾師期我以繼英士之事業；執信踵亡，吾師並以執信之責歸諸中正」。這可見 國父和先總統 蔣公對執信先生的評價絕非平常，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筆者對執信先生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感。以一個黨中後輩，而又未能親承教誨的人來寫執信先生的事功風範，殊難做到恰如其分，詞達意到。我謹錄胡漢民和戴季陶兩先生的話來描繪執信先生的為人。

在胡漢民先生文集裏，有「朱執信

殉國紀念」的一篇文章，胡先生說：「朱先生之為人，誠義、忠厚、和平、勤學、好問，又有過人聰明、一往直前、勇氣過人，尤能以德服人。」

戴季陶先生在「懷朱執信先生」文裏說：「中國人最缺少的是崇高的氣象，你的崇高氣象，却真可比得喜馬拉雅的最高峯。中國近代的人在『為公衆』名義下面活動的人，最缺少的純潔，你的純潔，真是可以比得峨嵋山下平羌峽裏流著那碧澄澄的水。我認識的人很少的，我曉得的人也很少的，可是在我所認識所曉得的裏面，我只認識你是第一個崇高純潔而又能不斷努力的『真人』」。又說：「我對於執信，我覺得他的崇高純潔，在近代人中，實在沒有見第二個。我雖然不願用古典文學，可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兩句話的確可以用來讚他了。」

胡、戴兩先生對執信先生讚揚的話，真可以代表我們後輩的心聲。

如不以人廢言，執信先生的四勇汪兆銘論「執信的人格」時說：「執信的人格，形容起來，惟有中庸的『至誠無息』四字，可以得其大略」

在紀念朱執信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時候，我

們同憶起這位兼具智、仁、勇而又至誠、純潔的革命聖人，真有無限的敬佩！無限的懷念！

研求學問濟世爲先

朱執信先生幼懷大志，聰明過人。他的父親啓運公習刑台之學，對於桐城派的古文造詣極深，是嶺南近代古文家，他的母親汪太夫人，家學淵源，能詩、能詞、能文與啓運公有唱隨之雅。執信先生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可說得天獨厚。他自幼即熟讀經、史。啓運公會一度禮聘當時的碩儒章奏簾先生作他的家庭教師，章先生後以執信先生「所授無不通曉，所疑章句亦難遽以回答」，而請辭教席。不久，朱先生進入一間中西參半的「教忠學堂」就讀，這間學堂後因風潮停辦，他便只有一方面自修，一方面延請姚禮修先生教日文，以追求更深更新的學問。

這期間，朱先生還聯合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如他的日文教師姚禮修、四舅汪兆銘、好友古應芬、杜之秋等十多人，共同組織「羣智社」，以「共同研討新學，集資購閱新學書報，以講求西學」爲主旨。

一九〇四年二月，北京的京師大學堂開辦預科，七月舉行入學考試，執信先生以「高第入選」；同年夏天，兩廣總督府舉辦官費留日「法政科」考試，在應考的二百多人中，錄取四十一人，執信先生又高中了第一名，執信先生在兩者之間選擇了後者，以留日去追求新智。當時，他僅僅是二十歲的青年。

一九〇六年六月，執信先生畢業於東京私立

法政大學，在同期畢業的二十四三名同學中，名列甲等前五名。他勤奮好學，且具有日新又新的精神。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他致書先總統 蔣公說：「弟現在觀察中國情形，以爲非從思想上謀改革不可，故決心此後將以全力從事於思想上之革新……。」

一九一九年執信先生在上海又約同廖仲愷先生共同學習俄文，因爲他的天份高，故「治俄文數星期，即能提筆作俄文短牘。」由於執信先生學養高深，他寫文章極快，胡漢民先生曾說：「先生讀書之量甚多，做起文章來極快，精神一集中，千萬言一揮而就，曾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隔壁租過一所小房子，夫人而外，還有三、四個小孩合居一樓一廳。先生做文章時，常常有一個孩子牽着手，一個孩子抱着腳，一個孩子坐在膝上，案上書籍亂疊，先生在亂書叢中，孩子除中，看書、思想、作文，又快又認真，從來沒有一文一字的草率；寫字筆筆透到紙背，那種精神真非常人所及。」

我們的革命前輩必懷大志，有大才、具大勇。許多人常說：我們的革命前輩坐在桌上能寫，站在台上能講，跑到街上能鬥。我們的黨員守則就有「學問爲濟世之本」這一條，執信先生在這幾方面都應爲我們的模範。

做事爲學互相參悟

執信先生留日期間，正是我國留學生大量東渡之時。國父也適於這時自歐洲到日本，集結在日革命團體及革命志士，成立同盟會。執信先生便由胡毅生先生的介紹，和汪兆銘、李文範、

古應芬諸先生，同時加盟。此後十數年間，他獻身革命大業，名垂青史。

執信先生是一位坐言起行的典型人物。

同盟會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廿日正式成立，並於十一月廿六日正式創刊「民報」，國父在發刊詞中，提出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執信先生在「民報」中以「蟄伸」、「縣解」等筆名，發表了下列重要文章：「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駁法律新聞之論清廷立憲」、「英國新總選舉勞動黨之進步」、「從社會主義論鐵道國有及中國鐵道之官辦私辦」、「北美合衆國之相續稅」、「就論理學駁新民叢報論革命之謬」、「土地國有與財政」和「心理的國家主義」；及後，執信先生復在「中國日報」、「民國雜誌」等報刊撰稿並陸續撰寫專書，但最重要的乃是主編「建設雜誌」這一時期所發表的文章。

執信先生的著述甚多，以筆者粗淺的研究，最能表達他的人生觀和政治觀，要算「求學與辦事」、「羣衆運動與促進者」、「我們要一種什麼樣的憲法」、和「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方法」這四篇文章。

在「求學與辦事」一文，執信先生提出中國社會之所以有辦事不求學與祇求學而不辦事的兩種人，主要原因有二：一、社會變遷太快，形成很多沒有學問的辦事人；二、沒學問的辦事人太多，把有學問的人逐出辦事的圈子外。執信先生主張求學與辦事應齊頭並進，以辦事經驗增益求學效果，而以求學效果加強辦事能力，他舉革命

黨中的吳稚暉先生爲既辦事又求學的範例。這一文足以代表執信先生的人生觀。

在「羣衆運動與促進者」一文，執信先生認爲「羣衆運動要成熟，必須靠多數人的意志力，然此意志力之形成，其最大力量，則在一部份既不做代表，不做發起人，而在背後默默地提挈，鼓勵羣衆心理的人。」很明顯的，執信先生主張羣衆運動的促進者必須是能提綱挈領，甘於寂寞的幕後英雄。

在「我們要一種什麼樣的憲法」一文，執信先生認爲「一部最好的憲法，應該把人民的威力表現出來，否則永遠不能成爲實用的憲法。他重視民意，主張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人民不祇有選舉權，也要有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

在「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一文，執信先生詳細析述西方國家代議制中之國會，不能代表民意，選舉制度上亦有其弊病；議會中之決議，每與人民多數意見相反，人民所欲建議的事項，也未必列入議程，他認爲這是大家共知的事實。他指出：現代國家對於國會之非代表性，已從他方面採取自爲制限之措施，以減少國會違反民意的危險，如施行「直接民權」及採取複決權等等，當爲最有效的救濟方法。

上面所舉的三篇文章，觀念相通，體系分明，自可表現執信先生的政治觀。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一言一行，終身都是爲國家、爲人民、爲自由、爲民主貢獻其心力。故後來每次革命行動，都有執信先生直接或間接的參與，直到民國九年九月廿一日在虎門要塞炮台遇難犧牲成仁爲止。

奔走革命精誠感人

筆者雖未能親承朱執信先生的教誨，但我與執信先生亦間接有些心靈接通的機緣。因爲我的啓蒙教育是在鄉鄉（我母親的家鄉）北澤鄉立高等小學，這所學校是執信先生極親密的革命同志周蘇羣（之貞）先生所創辦的。校長周可大（仲爵）先生也是一位革命先進，校址就在周氏大宗祠，學校的匾額是創辦人的友好同志胡展堂（漢民）先生所親題。因爲這個機緣，我便常常聽到周校長講述創辦人周蘇羣先生和執信、展堂先生的革命事蹟。及至民國二十一年，筆者在國際聯盟服務時，蘇羣先生到歐洲旅遊，他爲欣賞瑞士的風光，在日內瓦住了好幾天，我乃有機會聽到他詳述執信先生奔走革命的往事，以及執信先生爲革命犧牲奮鬥的經過。

在周蘇羣先生的法次談話中，使我更多瞭解，民前三年，執信先生如何策反廣州的新軍及努力聯絡廣東省屬番禺、南海、順德各地民軍共謀響應的作法。民前一年，廣州甫經光復，執信先生奉命潛入廣東內地，發動各路民軍進逼省城，使清軍節節潰敗的英勇事蹟，以及民前一年，武昌起義後，執信先生與胡毅生、李福林、黃明堂諸先生在廣東各地揭竿起義的救國熱情。民國成立以後，民元，執信先生任廣東廣陽綏靖處督辦，勤政愛民，深爲人所稱譽。民三，爲策應粵省倒袁經費，執信先生奉 國父命偕同周蘇羣先生赴星加坡、吉隆坡、庇能、麻六甲等地籌款，達成任務。民五，廣東組成討袁北伐軍，共爲三軍。第一軍司令就是朱執信先生，第二、第三軍的

司令，則爲鄧鏗及周之貞。民九，國父爲消除桂系軍閥，收復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特命執信先生回粵主持。執信先生乃在香港與古勤勤、吳鐵城、夏重民、葉夏聲諸先生組織機關，運動各縣民團，連絡民軍，工作積極，成效卓著，這些革命事蹟，雖略散見史籍，但語焉不詳，蘇羣先生因參與其事，且與執信先生情篤交深，道來至爲詳實，聆聽之餘，令我對這位有胆有識，允文允武的革命聖人，更肅然起敬！

以上所說執信先生的種種革命精神，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傳統精神。本黨自 總理創立 總裁繼承，直至今日由 蔣主席經國先生繼續領導，始終把握着本黨這種革命精神來團結奮鬥，努力不懈！

我個人雖未親炙過執信先生，但受他的言行及精神感召最大，尤其是他在「建設雜誌」所寫的文章，對我做人做事的啓迪最多。例如他的「求學與辦事」一文，可以說是我從政時期所奉行的，「機關學校化，工作教育化」的理論泉源。我參加制憲會議，從事立法工作，以至對五權憲法之不斷研究，也可以說都是受到執信先生言論的啓導。

我在行文紀念執信先生之餘，特抄錄胡展堂先生「哭執信」一詩，作本文的結束：

「豈徒風誼兼師友，屢共艱難識性情。關塞歸魂秋黯淡，河梁攜手語分明。盜猶憎主誰之過？人盡思君死太輕！哀語追摹終不是，鑄金寧得似平生！」